



洪建民依然想知道老师说的秘密，问：“亲爱的珠儿，你知道老师说的那个谁都没有说出的秘密吗？”可是，南珠儿看着他甜甜的笑，下意识地擦了擦眼睛，没说一句话。

南珠儿住的地方和洪建民仅一路之隔。这里是一家三层楼路边饭店，二楼以上为满足工地一些公勤人员的临时住宿，开办了路边乡村旅馆。在这里，指挥部为洪建民总工程师专门安排了一个房间。洪建民怕南珠儿住在工地不方便，加之考虑冰天雪地的，让南珠儿住在这儿也暖和些，就把这里让给了南珠儿，自己住进了工地指挥所的简易宿舍。在这儿，南珠儿经过细致认真的采访，掌握了大量报道素材，准备回市里了。她和报社要了车，临走时，她从住的地方，专

门跑来和洪建民告别，说：“洪哥，我回报社了，别总想我。”

洪建民正在看施工进度图，见南珠儿来了，马上站起来，温和地说：“亲爱的，能不想你，该有多好。可是，我一直在压抑，不是怕你承受不了这份情，而是怕我的爱会伤害你。”

“洪哥，对不起，我一直很努力的，不全是为了爱情，更多的是想让你证明思念有种独特的力量，它可以摧枯拉朽，甚至可以像火一样燃烧，锻造人的智慧，让它闪烁的光芒足可照亮一生。你既然已经爱过，你就要为曾经的爱而快乐，不要后悔。”

“珠儿，我不是后悔，我是担心无力抗拒夜晚带给我的孤独，尤其冬天的寒冷。”

“哥，爱情不能走捷径的，多少个这样的夜晚，我也无法入睡。回忆侵占了我所有的思绪，我走不出那些有你的记忆。仿佛迷宫一样，我在里面转来转去，甚至徘徊不前，看不清前面的方向。”

“珠儿，我也是一样的，尊重我的选择吧！你对河流有恩，请相信我一定会好好爱你”

“亲爱的，因为真的、真的很爱你，可是不经历磨难的爱情，就像没有发酵的红葡萄酒，喝起来就会肃然并且苦涩。你知道吗？想，也是一团火，还是一

块磨刀石；不经过想的过程，人的智慧就是一块没经过耕耘的处女地，人的思想就会荒芜，就不会敏锐。”

“珠儿，这个我懂；只是我割舍不下你带给我的
一切，尤其你身上的气味。”

“洪哥，为了白泉重逢定理，这是我们不能不经历的，尽管痛苦，可是这可以让我们一起走到成熟。对于还处在初恋的年轻人，无论单相思，还是双相思，它都像一块磨石，会让人的思想打磨得更加锋利。”

“南珠儿，不用为我担心。在老师的笔记中已经说过：男孩的相思，是在磨砺宝剑；女孩的相思是在释放火焰。古往今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经过这样的励练。”

“这和重逢定理有关系吗？”南珠儿忽然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

“有啊！这就是清水与河流重逢的关系，水必须经过必要的从新洗水的净化过程。如果水不经过净化，就会带着浑浊到处横冲直闯；而河流，就不会孕育优秀的生命，甚至变得死寂。”

“我只听说，相思可以产生一种叫相思肽的物质，它可以让人变得聪明和年轻，”

“相思是造物赐予人的一种高贵品质，对清纯的男孩和女孩，有着相同的妙用。”

“连这个老师都讲了？”

“《重逢论》里都讲了。老师说：动物没有相思，所以终归是牲畜；人如果没有相思，就如同衣冠禽兽；人有相思，所以最终才能成为智者。这种代代相传的流淌，人类才发展到今天这种模样，不仅变得越来越美，而且思想境界才会越来越趋向高尚的。”

“老师的《重逢论》这么好，你没考虑发表吗？”南珠儿问。

“老师说，有人告诉我那个谁都没说出的秘密时，才能考虑让这本书面世。”

“原来是这样啊。”南珠儿沉吟一下，又说：“你是不是急于想知道那个秘密，才编出这个理由的吧？”

洪建民没有回答，他久久看着南珠儿，仿佛要把南珠儿从头到脚每个细节都要克隆下来似的。他忽然一下把南珠儿搂在了怀里，南珠儿翘了一下脚，搂住了洪建民的脖子。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好像天和地一样，永久不再分离。要不是南珠儿的电话响了，他们可能这一辈子都会这样拥抱着，站在天地之间。

“喂，你好！”

“南珠儿，车到了。在你前次下车的地方停着呢”

“好，谢谢，我马上过去。”南珠儿收起电话对洪建民说：“洪哥，再见了！”

洪建民飘动着两片荷叶，握着两只小青蛙说：“记着，经常过来看看我。”

走的时候，洪建民一直把她送到路口。两个人再一次握过手，南珠儿又向洪建民挥了挥手，说：“洪哥，以后常联系啊！”洪建民说：“你可不能总唱前面带刺的玫瑰，心情好的时候，也可以唱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南珠儿笑着说：“我要唱，哥哥你在岸上走。”南珠儿回身上了车，在洪建民再一次和她挥手的时候，车开走了。洪建民看着新闻采访车消失在道路远方的地平线上，才依依不舍的回到了工程指挥部。

车行驶在起伏的山路上。南珠儿心情也在起落间走进了记忆的陈列室。她从南浦大学第一次与洪建民握手以来，一幕幕像放电影似的，过了一遍。她觉得这个洪建民除了坦诚得有点傻乎乎的以外，还真找不出他身上有什么毛病。要说有缺点，就是这个比自己大五个月的小哥哥有时爱钻牛角尖，有股犟脾气。即然老师说了，有人会告诉你那个秘密，你急什么，到时候也不会不告诉你呀。

南珠儿回到报社，风平浪静，一切如前。可是，这时晴空出彩虹，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甚至让她烦恼起来。事情的起因十分简单，结果却十分复

杂。她和麻烦不期而遇了，最后让她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去向。

她请郝思嘉来上岛咖啡喝茶，一是为了答谢，再者平时两人也经常光顾这里，没什么事儿，聊聊天，谈些让人愉快或者不愉快的事情。

在起伏荡漾的李斯特钢琴曲里，两人今天见了，谈起了一件事情。郝思嘉兴奋地说：“南珠儿，告诉你个好消息。”

南珠儿轻轻地搅动着咖啡勺，撩人的咖啡香飞扬起来；她看见自己的姊妹高兴得眉飞色舞的，也在瞬间分享到了快乐，说：“啥好消息，让你这么高兴？”

郝思嘉倍加热情，说：“市里主管环境的副市长阎克用看了你的文章，说这个记者文笔晓畅，这样一件事情，要是别的记者写来，注定枯燥无味，经她一渲染，居然不但不枯不燥，还害得我一个晚上没睡好觉。”

“这文章和睡觉也没关系呀！”

“这你就知道了，”郝思嘉说，“这位副市长，爱上你的文采了。特别听说你还藏着白泉老师说的谁都没有说出的秘密，更是想见见你呢。”

“爱上我的文采，倒是一件好事儿，但愿不是‘图谋不轨’，占我的便宜。”南珠儿说：“你如果再见到，

麻烦你告诉他，爱上白泉重逢定理，我很高兴，也很敬重；可是想研究我心中的秘密，对他来说那是很危险的。”

“你现在也不是刚出校门的孩子了，任性不得的，该灵活的时候还得灵活些，好在人家还是主管市长，有着与职务相对应的身份呢。”

“这个秘密，是老师有言在先的，我也是做了保证的。我如果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就失去了人格，没脸在这个世上立足了。这是不可以的。”

“听说那个白泉教授已经失踪了，你还在乎一个不在了的老人吗？再者说了，你不说承诺的事儿，这个世界谁也不知道啊！你还担心什么？”

“思嘉，我的好朋友，做人是有原则的。话虽然可以这样说，可是事儿不能这么做。”

“我也不想让你做个不守信誉的人，我是站在你的立场来分析这件事儿的。”

“谢谢你！我不会怪你的。”

在这次谈话的一周以后，郝思嘉真的见到了阎副市长，把这话一字不差的告诉了他。阎副市长听了，不但没有生气，还说：“就凭这句话，我怎么也得挤点时间见见这个才女。”

郝思嘉兴奋地说：“你可是市里的大领导呢，别

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较劲。”

阎副市长和蔼地说：“不是较劲，这是学习；不会乱来的，怎么说我也是有身份的。”

“我听说市里，要召开一年一度的环境工作表彰大会，按照惯例应该请各界先开讨论会，今年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准备明天开，届时我请你和南珠儿一起光临到会，请柬都发下去了，请南珠儿的请帖在我这儿，麻烦你转给她。”

“谢谢，我一定请她过来。”郝思嘉接过请柬高兴地应允下来。

会议如期召开。南珠儿在郝思嘉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会议请到了环保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8人，还有环保局的领导和各区市县的相关部门的领导数人。南珠儿和郝思嘉是作为新闻单位代表来参加会议的。会议在市政府副秘书长韩智和的主持下，进行得十分顺畅。

会议开完后，阎副市长特意对南珠儿，说：“南珠儿请留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请教。”

南珠儿本来想谢绝，可是总没找到合适的理由，也就索性留了下来。

“你的文章，写来如行云流水，尤其那篇《水，谁都关心的事儿》，流畅感人，把那些奋战在引水工地上的工人，写活了。”阎克用坐在会议桌对面的中间，热情地赞美说。

“感谢您的鼓励，这不是我的文笔好，而是我见的人个个都那么优秀，他们干的事儿，表现的精神实在感人，换了另外一个人，也会这样写的。”

阎克用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才女，更加热情地赞美起来，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不仅人长得好，还这么有思想？难得，真的难得。”

阳光从窗子照进来，屋里暖洋洋的。南珠儿反而被这阳光照耀得有些不能承受。暖浪向她袭来，她感到有点热，甚至脸都涨得红红的。心里尽管有些烦躁，她一脸的神情，依然冷静，仿佛上紧发条的座钟，咯嗒咯嗒地走着，自有自己的方寸轨迹，一点不乱。可是，听到有人当面夸奖，尤其是领导的赞扬后，终于轻松起来，甚至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纯洁得象刚刚开放的花朵，灿烂地洋溢着春光。她甚至开始直面当前坐着的这个男人：一身西服穿在身上，尤其扎着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公开场合，扎的一根政治领带，给人的感觉是既潇洒，又大气，只是感到严肃的表情里还缺少点什么，让人感到有点枯燥。阎克用仿佛看出了

南珠儿的心思。说：“你可能不是很了解我，我这个人小时候就多愁善感。包括一只小麻雀，我都没伤害过。”

南珠儿听了感到“多愁善感”这个词儿和“小麻雀”有点走偏，也不应该是副市长一级干部说的。可是，接下来的话题，让她感到离题更远。不过，觉得这可能就是人们说的外交辞令，姑且也就不想再挑剔什么了。

“我这个人总是故作多情。看到有人把脏水倒在河里，我就一个人坐在河边上大哭而返呢。”阎克用继续说：“我也是盼着，清水与河流早日重逢呢。”

虽然在南珠儿的感觉里，这些句子好像凌乱摆放在河边上的鹅卵石，一时还看不出有什么用场，但是这最后一句话，南珠儿听了还是有些受了感动，说：“我还得感谢阎副市长呢，上次当我与我的好友洪建民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您帮着解决的呢？”

“环境大事，匹夫有责，你们都能这么关心，我能在一旁卖呆吗？何况这是我分内的事儿，就更不能坐享其成。”

这句话让南珠儿感到尽管有点词不达意，特别是最后一句，如果改成“不能作壁上观”，可能会好些，但她还是受宠若惊，甚至有点仰敬，说：“以后还希望领导多支持呢。”

他们在一起又谈了好长时间，谈到了白泉重逢定理，也谈到了洪建民。

“听说，洪建民是你的同学。”

“是的，我们都是南浦大学2002届毕业生，我们是要好的朋友。”

“洪建民这个青年，我是在市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见到的，市长还专门请他介绍了白泉重逢定理呢，很了不起。”

“我们都是白泉老师的崇拜者。”

再后来他们又谈了从新洗水，清水与河流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甚至谈到了白泉老师说的那个谁都没说出的秘密。阎克用说：“我听说，你不仅和洪建民在一起推导白泉重逢定理，还听说有一个重要的秘密。”

南珠儿立即惶恐起来，说：“我首先请您能谅解，这个秘密按照白泉老师的计划，目前是不能说的，我真的不想欺骗您。这个秘密必须在洪建民完成八大区域权值之间的作用关系相互印证之后，由洪建民公布于众！”

阎副市长见南珠儿守口如瓶，虽有些不悦，但他还是很有耐心的，表面依然十分友好，也很热情。在南珠儿起身告别的时候，也许是他的胳膊长得有点长，或者把手伸得过长，不但和南珠儿握了手，一不小心，

手从南珠儿的胳膊一直握下来，才握住南珠儿细嫩如蛙的手，这让南珠儿有点张皇失措，以至于倒退了几步，才转过身来，告辞走了。

南珠儿左一脚右一脚的走在回报社的路上。她抬头看看了天空，一块块云彩摞成了摞，堆砌着，有点透不过气来；路边的银杏树，越冬残存的几片叶子随着一阵寒风吹过，飘落下来，像千万只飘飞的蝴蝶，金灿灿的。放在往日，她一定会驻足观赏片刻，可是这时她已无心欣赏这些落叶，她想起了洪建民，想到了早已离去的白泉老师。因为洪建民告诉她不能说假话，以她的智力水平和她与洪建民特殊关系，还可以做到既不说假话，又可以不让洪建民失望；可是对于别人来说，她只能说秘密不能轻易泄漏。但是，现在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半路碰到个程咬金，守住这个秘密居然成了一个棘手难题。这在当初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不过，经过这次谈话后，这位倾心环保工作的副市长，在南珠儿心里确有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探知秘密的想法，不能接受外，风度举止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那只被不慎触碰到的胳膊接连几日都有点麻酥酥的，她总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难以解释明白。